

□ 赖云青 著

魔窟76号

Moku qishiliu hao

上海文艺出版社

魔窟

76号

Moku qishiliu hao

□ 赖云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窟 76号/赖云青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5

ISBN 7-5321-2326-X

I.魔… II.赖…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2645 号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周志武

魔窟 76号

赖云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300,000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ISBN 7-5321-2326-X/J·1861 定价:20.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6973111

N/A 395/2



作者简介

“九·一八”事变那晚生于浙江宁海。及长，参加解放军，后考入大学。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6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篇、长篇小说《嘉定三屠》、《捻军起义》、《大亨黄金荣》、《大亨杜月笙》、《大亨张啸林》、《乱世丞相》等；散文集《塔影波心流不去》。

录

引子	1
重光堂招魔遣狗	2
丁默邨闻腥而来	19
营建大魔窟 76 号	44
混世魔王吴世宝	64
大小汉奸讲斤两	84
朱惺公血洒通衢	104
“军统”二刺汪精卫	120
魔鬼窟里开“六大”	138
血沃大地几烈士	158
寒凝青岛战犹酣	186
“后汉”篡了“前汉”位	208
色鬼恰中美人计	224



两巨憨命丧私邸	246
发狂劲滥杀无辜	281
“上海区”全军覆没	300
捉放“党帝”吴开先	314
吴世宝暴死姑苏	332
生死度外闯魔窟	347
独与魔妖巧周旋	365
母大虫施虐沪上	380
李士群啖饼丧命	394
争交椅鬼哭狼嚎	409
尾声	423
后记	427
补记	428

引子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上海滩头、洋场巷尾，曾掀起几场人、鬼、魔大战。

在这东方第一大都会里，秦楼楚馆依旧，歌舞靡靡中却有人血溅粉墙；章台柳巷无恙，雕梁画栋间往往鬼哭狼嚎；寻常职工宿舍、店铺、报社、银行，会突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血肉横飞。

这是人与鬼的鏖战，也有魔与魔的厮打。若放胆窥视一下制造这些罪恶的渊藪——魔窟，虽然那儿是“月昏灯焰绿，鬼啸风声酸”，但可揭开它们的内幕，洞悉它们的伎俩，倒可以使善良的人多几个心眼。

古人说，贪游名山者，须耐仄路；贪食熊掌者，须耐慢火；贪看月华者，须耐深夜；贪见美人者，须耐梳头。那么，探究这魔窟，亦应耐得血腥，带包橄榄。

重光堂招魔遣狗

—

大风降温，白霜染地。虹口新公园后边的树林里，黑压压地落着一群弓腰缩脖子的乌鸦，似乎舌头冻僵了，默不吱声。树林深处躲着一幢灰不溜秋的小洋房。门窗紧闭，断裂三处的台阶上，青苔黑中显碧，灰里透黄。正中的门额上，吊着块长方形木板，写着“重光堂”三个毛笔字，算是匾额，油漆已有几处剥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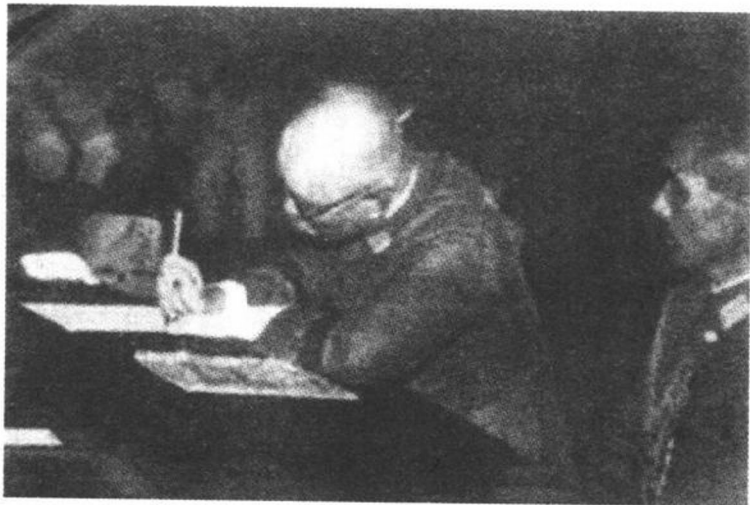
此堂是鬼魅出没的地方。就在个把月前，身着和服的日本陆军军官今井武夫和伊滕芳男与重庆来的汪精卫的秘密代表高宗武和梅思平在这“堂”里会谈了八天，达成了卖国协议五条，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重光堂会谈”、“重光堂密约”。

这会儿是 1938 年初冬的一个上午，漫天浓云笼罩着这片树林，使这座灰房子越发阴森了。一个五十来岁身着和服的男子站在窗口，手里抓着几张纸片，仿佛一个老道身穿道服手执拂尘口中念念有词，在作法。他就是这个“堂”的主人，名叫土肥原贤二。这人虽是太和矮种后代，可长得有点儿拔节，细高个儿，马长脸，尖削的鼻梁。不过，他并不在人中之处留一撮粗而短的小胡子，来显示武士道精神，这也许与他的职业有关，是一种保护色吧！透过窗玻璃，他凝视着公园里的那面膏药旗，心事重重。他想起自从去年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中国南京以后，内阁就发表宣言：“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

新政府成立。”大本营便委任自己为中将，来上海设立“土肥原机关”，任务是物色新政府的首脑人物、搜罗情报、镇压地下的抗日分子。至今武汉、广州亦被我皇军占领，可是自己的战绩呢，虽然不能说一事无成，却也令人丧气，还被大本营训斥哩！

是哟，他手中抓的几页纸片，便是大本营的训斥令。昨夜，又来电报，说本部已派给他一个助手，今天上午便到。这助手的到来，对自己的事业地位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他还没有从一堆乱麻中理出个头绪时，一辆黑色轿车在“重光堂”前戛然刹住，惊起几只老鸱，哇哇乱叫，亦把他惊醒了。他见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军官，便离开窗口，回到写字台前端坐着。

开门进来的是个三十六七岁的少壮派头的军官，叫晴气庆胤。这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以前跟从土肥原在中国东北活动过七八年，半个中国通。看到来人是自己的部下晴气，土肥原



重光堂主土肥原贤二

有点放心了，心想总不会由他取而代之吧！

“晴气少佐，路上辛苦了！”土肥原点点头，算是对少佐立正敬礼的还礼，“坐，坐下谈。”

在军衔高于自己三个档次的将军面前，允许坐下谈话，这是一种礼遇。不过他是从大本营派来的，有来头，得礼让三分。晴气在写字台左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但没忘乎所以，仍然挺直了腰杆，显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中将大人，大本营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要我向您致敬！”

“好，谢谢！他好吗？他对这儿的工作有何评价？”

“影佐大佐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他说您辛辛苦苦结交上的人，让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挨个儿杀掉了，我们好似黑瞎子掰玉米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大本营很不满意……”

“是的，责任在我。”土肥原烦躁地站了起来，低头踱到窗前。心想自己的确像老笨熊，“棒子”掰一个丢一个。这时他的脑海里像拉样片似的立即浮现出一幕幕血淋带滴的景象：伪华中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策，在大年夜从南京回到上海愚园路家里，换上长袍马褂，刚刚跪在三牲福礼齐全的祭祖香案前，便被三个军统杀死，身上的枪洞，像蜂窝一般；还有土肥原的老朋友唐绍仪，被利斧劈死在法租界自己的客厅里——脑浆从破裂的额角汨汨流出来，歪斜的长脸上挂着令人作呕的青白色痰液，一把一尺来长的纯钢斧头丢在他的胸前。原打算通过唐绍仪来筹建中央政府，泡汤了，这怎么不令土肥原伤心呢！还不止这些呢，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的周凤岐，正打算到南京去参加“维新政府”，出任军政部长。他在上海刚一出寓所，就被一记冷枪击中，丢了老命。清末赫赫有名的李鸿章的孙子，刚刚与日本勾结上，就在新闻路住宅里，被军统杀死……

“中将大人，大本营要您改变策略。”

“嗯，”土肥原从一堆血淋淋的乱尸中挣扎出来，回到现实，转过身来，问：“有什么具体指示？”

晴气打开手上的皮包，取出一封信，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双手呈给上司。土肥原从无字信壳中抽出一张纸来，那上面既无上款，也没有下款，只在当中写了十几个毛笔字：丢开黄道会，另起炉灶，以华制华，以牙还牙。

说起“黄道会”，那是由老牌汉奸常玉清组织的帮会，成员全是地痞流氓恶棍，只会扔炸弹、送匿名信，在公共场所制造混乱、恐怖、杀人、抢劫，抢到钱钞后吃喝嫖赌，而对付军统，毫无办法，这是个不中用的汉奸走狗组织。土肥原如今要的不是“狗”，而急需杀人不眨眼的“魔”。当然啰，狗也有狗的用场，不过，以后得把圈养改为放养，让它们自己去觅食。

在中国多年的特务活动经验告诉他，大本营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他抬起头来，直视着晴气，说：“大本营的决策万分英明，我们得坚决照办。”

“中将大人，影佐大佐说动作要快，”说到这里，晴气从沙发上起来，凑近土肥原，躬下腰来近乎耳语：“南京之战获得大胜后，原定下三个月征服支那的目标落空了！攻武汉、打广州我们皇军损失了十几万。预算的一百四十亿军费，已用了一百三十七亿。所以大本营要我们加紧工作，把平津政府、南京维新政府、汉口与广州的维持会，再加蒙疆^①的，赶快组成个统

① 1939年，在日本侵略者策划下，蒙古四个傀儡政权，合而为一，成立了所谓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德王任主席，首都设于张家口，使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制定黄蓝白赤四色七条旗。黄色象征汉族，蓝色象征蒙族，白色象征回族，赤色象征日本。就是以日本为中心，大同协和汉、蒙、回各族。

一的中央政府。从支那取得兵源、财源与物资，再来征服支那……”

“可军统就是与我们作对。”

“那就以华制华来消灭它。”

“好主意，让支那人自己来消灭它们！”

大本营的这番交底，使土肥原感到自己肩头更觉沉重，然而对军部的指令精神理解得愈加透彻了。土肥原伸了个懒腰，说：“你乘飞机来，还没用餐吧？先去吃饭休息！”

等晴气走了，土肥原在写字台前按了按电铃。

门口进来卫兵。

“你快请大迫通贞少将与和知鹰二大佐来我这儿。”

“哈依！”卫兵脚跟一并，转身退了出去。

二

在土肥原机关里，还有两个高级助手。一是大迫通贞少将，他负责联络与策划吴佩孚下水当汉奸的事；另一个和知鹰二的任务是拉国民党广西军投降。

几分钟后，两人同时来到。

“大迫将军，你的十八子好吗？他在哪儿？”土肥原在大迫与和知两个坐定以后，劈头就问。

“中将阁下，问的是李士群吧，目前还在‘中统’里。怎么，要动用他？”大迫回答。

“是的。”

“据卑职所知，这李士群原来还当过共产党哩，恐怕不可靠！”和知大佐表示异议。

“不，不不，”土肥原摇头说，“这样的人，大大的有用。共产党的叛徒，中统的特务，又愿意与我们合作，这样的人，我们是要打灯笼找的。可惜，军统里拉不出人来！”

“将军，卑职倒有个门路，可以拉出个军统头头来，只是此人像个魔鬼……”和知说到这里把话止住，看看上司的反应。

土肥原哈哈大笑起来，兴奋地连连点头说：“魔鬼，我要的正是魔鬼。用中国人的老话说，便是以毒攻毒。快说，他是谁？在哪儿？”

听这语气，真是迫不及待。和知并不直接回答，只是站起身来，提笔在写字台的台历空白上写了“丁默邨”三个中文字。

“你认识姓丁的？”

“我这里有份材料，”和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到第 17 页，双手呈给上司：“将军，在这儿。”

本子上的字小，有些潦草，土肥原只得架起老花镜，读着下面一段摘录：

丁默邨 1903 年生于湖南常德县。中学毕业后，接受国民党特务训练，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骨干。1932 年在上海领导一个直属情报小组，在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1935 年，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1938 年 8 月，第三处撤销，丁只在“军委会”挂个少将参谋空名，如今正郁郁不得志，在昆明“养病”……

“你能断定这姓丁的会与我们合作？”土肥原两眼直瞪着和知，显然有些疑惑。

“他会的。”和知十分肯定地回答，接着，他摆出一副中国通的架子，分析起国民党军统局的内幕，让上司觉得这个大佐并不落在大迫少将的后头。

他说，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召开后，蒋介石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特务组织。原来的国民党中央俱乐部（即CC）系统和力行社（蓝衣社）特务系统，一道编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内。可是由戴笠掌管的第二处力行社，实际上并不受军统局长陈果夫的领导。往往在争地盘、抢功劳、捞好处等等方面，与CC派一直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今年8月改组后，第一处CC系统从军统局分出来，单独成立一个组织，名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而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当然还是CC的头头，手里捏着“中统”，而戴笠呢，上升为“军统”的局长了……

“不对，是副局长，”被晾在一边的大迫，耐不住寂寞了，插了一句，“局长是贺耀祖。”

“那是挂名的，实际上是戴笠主宰一切，人们称之为‘老板’。”和知马上扳回自己的发言权。

其实这些情况，土肥原亦清楚。他不动声色地让和知讲下去，是想更多地知道丁默邨的事，便急切地问：“这与丁默邨有何关系？”

“丁默邨原来与戴笠是平起平坐的处级干部，现在戴升为局座了，而丁却被搁在一边，无职无权。再说戴笠将军统局扩展为四室（秘书室、督察室、会计室、技术室）八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行动处、电讯处、司法处、人事处、经理处、总务处）一委员会（设计委员会）。有这么些官位子，就没让丁默邨坐把交椅。

何况丁是把好手，军统就是不用……”

“那我们用！”土肥原听到这儿，“啪”的一声合上本子，摘下老花镜，兴奋得站了起来：“和知大佐，我要你在两个月内，把他弄来——大迫少将，你的使命是加紧李士群的工作，一个月内成功。”

“哈依。”两个下属同时立起，皮靴后跟一碰，立正回答，而后告辞。

三

现在让我们的叙述时间倒回一年。

1937年11月25日下午，南京中央路大树根86号门口，两个二十来岁的妙龄女郎揪了老半天门铃，没人开门。当她俩正要转身离开时，小板门吱呀一声打开，露出一个中年男子的长脸，将两个女郎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后，问：

“你们找谁啊？”

“我们要找夏仲高先生。”

“找他有什么事吗？”

“听说夏先生要雇两个女佣，我们来试试。”

“我就是夏仲高，你们进来吧！”

两个女郎进门以后，随手把门带上了。

她们中一个年纪略大些，名叫黄翠香，长得壮实一些；另一个是高挑个子，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有六七分姿色，小名阿环。她们进客厅后，取出荐头店的条子递给夏仲高。夏接了条子后，让她们等着，自己上楼去见另两个男人——李士群与石林森。

原来，蒋介石在上海失守以后，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守卫京

城，并且高喊“誓死保卫南京”！而在他心底里，早就觉得南京难保，暗中准备着国民党中央政府、党部的撤离，命令陈立夫布置特务，在南京城里“潜伏”。这李士群、石林森与夏仲高三个，便是奉命者。三个临时光棍，见了这两个尤物，正合胃口，便一连声地说：“好，好，留下留下！”

李士群是组长，把两个女人作了分工：黄翠香采买烧饭，阿环洗衣、清扫与整理内务。两个女人干得十分卖力，特别是阿环，十分乖巧，把李士群的二楼卧室，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三个光棍晚上打麻将，三缺一要凑个“桌脚”，阿环借口不会，推黄翠香凑一门。阿环就给他们煮咖啡，点香烟，递毛巾，空下来便坐在李士群的旁边看牌。那一阵阵的幽香，从阿环的脖子上、袖管里透出来，直钻入李的鼻子，扰得李士群有点儿魂不守舍，往往该“吃”的牌忘了“吃”，可“碰”的失“碰”，甚至错过了“和倒”。他的一只手摸着骨牌，应付场面，另一只手悄悄地揉捏着阿环的大腿。

每当这个时候，阿环总是叫一声“啊哟——咖啡烧干了”，便跳起来逃到厨房间去。临出房间门时，回过头来冲李士群一瞪眼。那副娇态逗得李士群心痒难搔。麻将打到夜十二点，门铃响了，那是她们的家里人蹬着三轮，接两人回去，这是因为她们的阿爸吩咐了的，“女孩子家不许在外面过夜”。

第二天上午九点，李士群半睡半醒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脑海里老浮现出阿环那狡黠的媚眼，嘴角咧开着，显出想入非非的神态。猛听得“笃笃”两下叩门声，他睁开惺忪的睡眼，朝门口说了声：“进来吧！”

门轻轻荡开，阿环进来取脏衣服去洗。

“阿环，来，”李士群从床上坐起来，脱下衬衣递着，“来呀，帮